

目 录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 仪 (1)
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	叶恭绰 (32)
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	朱启铃 (60)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章士钊 (63)
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	仇 鳌 (72)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对湘作战经过	张联棻 (91)
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	刘振生 (108)
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	刘冰天 (115)
我所了解的段祺瑞	邓汉祥 (122)
谈袁克定	恽宝惠 (139)
醇亲王府的生活	溥 杰 (143)
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一)	王芸生 曹谷冰 (208)

附注

对《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的订正见《选辑》第三
十四辑第二七三页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 儀

一 在袁世凱时代

幼年时代,在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候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时是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或者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在我的回忆中,“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凱吃饭了。”在我身旁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凱吃饭的时候还奏乐,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情。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已经能够从他的词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在当时的年岁上,我可以从“响城”的各种音响上想象传说中的街道是什么样,叫卖的小贩如何站在我想象出的舞台上表演他的嗓音,大兵们又如何想用歌声压过小贩的叫卖……。它把我带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城厢生活的图画,也把我引入耻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凱面前摆着比太后桌上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羣的人伺候他,给他奏

* 编者注:这是作者所写长篇稿件《我的前半生》中的一章。

乐、搦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我想象的翅膀飞得更高；陈老师（陈宝琛）给我讲的同治“中兴”、康熙盛世等等景象是构成想象的主要材料。这种音响不是我站在养心殿的宫院里而是在毓庆宫从老师的嘴里听来的。那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旧臣们的话说，就是“光复旧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①，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②，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伪“满洲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心灵的指导去活动。在我童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和由内务府大臣世续得民国总统同意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我也这样称呼他）。这些谨慎而稳重的人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来滑稽，但是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个理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忿忿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太后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

① 丁巳事件即一九一七年的张勳复辟。

② 甲子阴谋是一九二四年故宫博物院将金梁、康有为等活动复辟的文件印行出版，书名《甲子复辟阴谋文证》。

诧异。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好象祸事随时都会降临的样子。每天我向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云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

大批太监逃亡的事跟着发生了。因为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一包围，全都活不成了。张谦和也成天叨念这些事，免不了又露出怏怏然的神色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到哪儿保驾，决不象那些胆小鬼！”不过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帐外替我唸书^①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在阳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一落座，一反常态，不去拿硃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然后说：

“明天阳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的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也用不着说话，内务府大臣绍英就全代办了，我只坐在乾清宫龙书案后头宝座上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了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了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侧站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是朱启钤，他一进殿，在门口那里向我鞠了一个躬，向前又鞠了一躬，走到我的台前又深深

^① 为了帮我记忆，太后规定：每天在我起床前，由张谦和替我把昨天念的书朗诵一遍。

鞠了一躬，然后朗誦“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向大清皇帝問好，……”的賀詞。內务府大臣紹英走到我的台上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黃絹木匣子里取出答辭交給他，他站在台上向朱启鈴念了一遍，又跪着交还給我。朱启鈴又向我鞠躬后退，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我就发现了气氛的变化：首先是我的臥室床旁又出现了张謙和的朗朗唸书声，其次是毓庆宫里陈师傅对我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子，摇头晃脑地说：“优待条件，載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連他总统也不能等閑視之。”

过了阳曆元旦，不久，到了我的生日（正月十四日，因为和道光皇帝的忌辰是一天，改为十三日）。这天，大总统袁世凱又派了专使到乾清宮向我致賀詞，于是在民国元年間几乎已經消声匿迹的“王公大臣”們，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紅頂花翎，出現在神武門前和紫禁城內。……在民国元年間到宮里来的大多数在进城前穿着便服，进了城才换上袍褂，頂戴花翎。……現在他們經過阳曆元旦一場演出的启示，又敢于明目张胆地穿戴齐全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落日城中繁华气象的，是隆裕太后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是三月十五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的那天，袁世凱派了秘书长梁士詒又来致賀，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袁世凱另又派国务卿赵秉鈞率領了全体国务員以外国使节之礼来祝賀。隆裕去世后，袁世凱的举动更加动人：他自己臂纏黑紗致哀，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員服丧二十七天，又出动了全体国务員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謂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議員吳景濂主祭；軍界举行了所謂全国陆軍哀悼大会，領銜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將軍段祺瑞。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我看見了夹杂在玄色袍褂中的民国

大礼服，看见陈师傅下巴的白胡子团得更乱，父亲脑后的花翎更加跳劲，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让他们感到新的希望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太傅徐世昌也从青岛赶来了，接受了清室赏戴双眼花翎。徐世昌在颁布退位后带着一根辮子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寓公，起了一个含意双关的别号“东海”。他这次出现的意义，我在下文中还要谈到。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的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就以袁世凯的胜利而结束。袁世凯接着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后，给我写了一个报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兹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团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稔于兹，深虞隕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躋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而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惟有冀督国民，革新邦治，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 袁世凯”

由于这一连串的现象，遗老们中间便起了各种议论。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

“项城当年和徐馮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馮段

才答应退位的主意。也许这就是智取？”

“我早說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遜位，袁宮保单要改成个辞位呢？辞者，暫別之謂也。”

“大总统常說办共和，办的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試行的意思。”

不管怎样猜測，遺老們有不少人反正是越来越兴奋了。这年冬天，在光緒和隆裕奉安的时候，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出活剧。主演的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宮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統三年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大臣，辛亥后也躲到青島，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設的“尊孔文社”主持社务。在这出戏里被当作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的山东巡撫，袁政府里的国务員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他父亲孙詒經被遺老們視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天这一批国务員由赵秉鈞率領来致祭，在致祭前赵秉鈞是先脫下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的礼。这又給孤臣孽子梁鼎芬觉出了气候，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沒带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員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員的面前，指着鼻子問：

“你是誰？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給这位老朋友問怔着了，旁边的人也都轉过头来向这边。梁鼎芬接着更提高嗓門說下去：

“你忘了你是孙詒經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見先帝先后，你有廉恥嗎？你——是个什么东西！”

“問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們俩一唱

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

“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梁师傅后来给我描绘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结庐守松”和“正颜退刺客”，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迹，讲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讲情节越完整，故事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让孤臣孽子兴奋的事情越加多了。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缭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称之为贰臣，他自己却自言自语地宣称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当局也不为怪。于是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写出了正续两篇《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了。他写了信给徐世昌让徐代向袁世凯去游说。这时清室太保徐世昌同时又成了民国政府的国务卿。徐把劳乃宣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让他到北京作参议。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位前清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一位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傲然以遗老自居，要投复辟之机了。

紫禁城里搬家的事根本不提了。谨慎稳健的内务府大臣世续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一次。袁说：

“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还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住，能叫谁住？”

这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作过事的一位遗少告诉我的。当时世

續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談这类事情，要談的也要經過陈師傅。照師傅当时的說法，“看样子他們總統，倒象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在盟府，为各国所承認的。……”

師傅的話，好象总是沒有說完全。現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頗有見地的“慎重态度”，和紫禁城外的勞乃宣那些遺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現的乐观确实是謹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凱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認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宮和太庙，这固然給了紫禁城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宮保”这里所看到的也就只限于此，所生的幻想也还是一相情愿的多。何况在醇王兄弟們心里更不相信袁世凱会捐弃旧嫌，因此，紫禁城就不能表示出太多的兴奋。后来不久，当复辟年到了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事实証明这种“审慎”的态度更是完全必要的了。

风头的变换，是由一个肃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傳聞开的头。袁世凱把这一案批交民政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說过还政于清的宋育仁被步軍統領衙門（等于警备司令部）遞解回籍。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少人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論都不見了。在青島正准备来京赴任的勞乃宣也不敢来了。但这时人們还有些惶惑不解，因为袁世凱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文上又批上了“严禁复辟謠言，既往不究”这种奇怪的話。而宋育仁的遞解也很別致：袁世凱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又大受各衙門的酒宴欢送，叫人弄不清宋育仁到底是受罰还是受奖。一直到民国四年，總統府的美国顧問古德諾发表了一篇說是共和制不适中国国情的文章，繼而又有筹安会出現主张推袁世凱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滿天疑云，使人們明白了袁世凱要复的什么辟。

事情已經清楚，而紫禁城的恐怖和憤激也一齊發生了。我從响城中聽見袁世凱樂隊奏樂，就是在這時候。那幾天，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辛亥後屬民國所有）進行油繕，在養心殿院子里可以看見油繕工腳手架，張謙和告訴我，那是袁世凱要在三大殿登極。

不論是誰，只要在院子里行走，都要關心地向那邊張望一下，想看出附近工程進行的情況，好象自己的命運就決定在工程的結束上似的。太妃們每天都要燒香拜佛，求大清的護國神“協天大帝關聖帝君”的保佑。儀仗是忙不迭地訖溥倫搬走了，玉璽因為是滿漢合璧的，並不合乎袁世凱的需要（歷史上出名的和氏璧在清朝不用作玉璽，而是當做古董玩賞了），倒是一塊也沒有拿去。事實上如果袁世凱說一聲全要，交泰殿的所有“御璽”也會乖乖地交出去，因為太妃她們早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這種空氣的重壓，特別可以從太監們的神色上感覺出來。早晨我臥室內的背書聲不用說又低沉了，御前小太監們也常常交頭接耳，有時竟神不守舍地傳說着：

“太和殿油漆完了！”

毓慶宮有了一個最顯著的变化：師傅們對毓崇特別和氣，沒有人再拿他當“伯禽”來看待。毓崇在太妃那里也成了紅人，常常被叫進去賞賜些鼻烟壺、搬指之類的玩藝兒。當我說話一提到袁世凱，師傅就向我遞眼色，我就趕緊改嘴，以免訖毓崇聽見傳到他父親溥倫耳朵里去。

有一天，毓崇又高高兴兴地應召到太妃那里去了，陳寶琛看見窗外已經沒有他的影子，從懷里拿出了一張紙條，秘密地對我說：

“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

我拿過來，看見這一行字：

“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

他解釋說，這是說我的仇人袁世凱前途凶惡，不能危害于我，是個吉卦。他還燒了龜背，弄過蓍草，結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說我可大大放心。這位老夫子為了我的命運原來把原始社會的一切算命辦法都用過了。我因此大受感動，也大受安慰。陳老師傅還搖頭擺腦地說：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慝的袁世凱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終；不我能疾，不我能疾，優待條件載在盟府，為各國所公認，袁世凱焉能為疾于我乎？”

為了“不我能疾”和保住優待條件，師傅、王爺和內務府大臣們除卜卦之外所進行的活動，他們雖沒有告訴我，我也知道了。他們和袁世凱談了一筆交易，總起來說，就是由清室表示擁護袁皇帝，袁皇帝承認優待條件。內務府給袁一個正式公文說：“現由全國國民代表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推戴大總統為中華帝國大皇帝，為除舊更新之計，作長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極表贊成。”這個文換回來袁世凱親筆寫在優待條件上的一段跋語：“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條件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應當列入憲法。袁世凱乙卯孟冬。”

這兩個文件的內容，後來都見于民國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總統令”中。這個令發表的一個月前，我父親日記里還有這樣一段記載：

“十月初十日（即陽曆十一月十六日）：上門（意為到紫禁城）偕世太傅見四皇貴妃，稟商皇室與袁大總統結親事宜，均承認可，命即引一切云。在內觀看秘件，告安，一切如恆云云。”

所謂秘件，就是袁世凱在優待條件上手寫的跋語。所謂親事，

是袁世凱叫江朝宗向我父亲同世續提出的，太妃們心里不愿意，可是也不得不从。其結果，自然优待条件沒列入宪法，我也沒当上袁家的女婿，因为袁世凱作了八十几天的皇帝就下了台，不久也就气死了。

二 丁巳复辟

袁世凱去世的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象遇見了大喜事。太监們奔走相告，太妃們去“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象前烧香，毓庆宮无形中停了一天課。……

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見了一种新的“响城”声：

“袁世凱失敗，就在动了鳩占鵲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

“袁世凱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蔭可恃。”

“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呢。”

……

这些声音，和师傅們說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話形成共鳴。

我的思想感情这时和头几年已大有不同了。这年之初，我刚在奕劻證法問題上表現了“成績”，这时候，我又对报纸发生了兴趣。

袁世凱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有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滿蒙匪势猖獗”的消息。这是肃亲王善耆这些人所謂勤王年的活动起来了。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鉄良被称作四个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沒成功，后来除了鉄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都住在日本租界地旅順、大連，仍然通过手下的日本

浪人勾結日本的軍閥財閥，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其中最活跃的是善耆，在他任民政部尚书任上当他的警政顧問的川島浪速跟他在一起，給他跑合拉繮。日本財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給他拿出活动費一百万日圓。日本軍人有森、土井等人給他招募滿蒙武装，編練軍隊，居然也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凱一死，就鬧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人巴布扎布率領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最后以巴布扎布本人被部下刺杀告終結。在鬧的最凶的那些天，有一个很奇怪的現象，“勤王軍”和民国的軍隊在滿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正打得熱鬧，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賀往来，应酬不絕。紫禁城从袁世凱死后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們失敗的影响。

袁死后，黎元洪繼任总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那个曾向袁世凱劝进过的溥伦前去祝賀，黎派了代表来答謝。民国政府又把袁世凱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到紫禁城。元旦和我生日，大总統的礼官和民国的大官又来祝賀。我父亲也向黎总統、段总理贈送餽饌。內务府比以前忙多了。拟旨賜諡法，賞朝馬、二人肩輿、花翎頂戴，要授什么南书房行走、乾清門各等侍卫，帶領秀女供太妃挑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所禁止的新太监。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多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會議員們的公宴。……

总之紫禁城又活跃起来了。到丁巳年(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张勳进宮請安这天，就开始出現了高潮。

在这以前，我亲自召見請安的人还不多，也大都限于滿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宮念书，在养心殿看看报，其余大部分時間

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門那边翎頂袍褂多起来了，觉着高兴；听说勤王軍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軍消灭了，也感到洩气。但总的说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听说肃亲王逃亡旅大，消息不明，未免給他担心，可是一看见駱駝打噴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們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訴我的时候，那一准是一切都商議妥貼了。

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宮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宮，不落座就由陈师傅先开口：“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大臣来給皇上請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請示的。”

“誰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撫张勳。”

“张勳？是那个不剪辮子的宣武軍张勳嗎？”

“正是，正是，”梁鼎芬贊許地点头，“皇上記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勳。”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頌揚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記憶，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們說起这个张勳的故事。自从民国以来，张勳和他的軍隊一直保留着辮子。袁世凱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以辮子兵攻陷南京而大功告成。辮子兵在南京大搶大烧，誤伤了日本領事館的人，惹起日本人的抗議，辮帅赶忙到日本領事面前陪礼道歉，賠償一切損失，才算了事。这些事是我后来从报上看到的。当时从师傅口中只知道这位旧臣的“忠勇”，知道了他在隆裕死后通电吊唁称为“国喪”，还說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話。不久，报上登过张勳的一封公电，我也記得，这件公电說的是徐州的

督軍會議對時局的態度，頭一條是“尊重優待清室各條”。總之，我相信他是一個忠臣，願意看看他是個什麼樣的。

按清朝規矩，皇帝召見大臣時，無關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凡是召見外來的不經常見的人的時候，師傅總要先教導一番，告訴我要說些什麼話。這次陳師傅用特別認真的神氣告訴我，要夸贊張勳的忠心，叫我記住他現在是長江巡閱使，有六十營的軍隊在徐州、兗州一帶，可以問問他徐、兗和軍隊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對他很關心。末了，陳師傅再三囑咐說：

“張勳免不了要夸贊皇上，皇上切記，一定要以謙遜答之，這就是示以聖德。”

“滿招損，謙受益。”梁師傅又補充說，

“越謙遜，越是聖明。上次陸榮廷謁見天顏，就稱頌聖德。……”

陸榮廷是兩廣巡閱使，也是歷史上第一個被賞賜紫禁城騎馬的民國將領。兩個月前他來北京會晤段祺瑞，不知為什麼，他到宮里來給我請了安，又報効崇陵植樹一萬元。在回養心殿的轎里，我忽然想起了那次陸榮廷謁見時師傅們的神色和對我的諄諄教誨，是和這次一樣的。那次陸榮廷的出現，好象是紫禁城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內務府和師傅們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賞賜，有我寫的所謂御筆福壽字各一張和對聯一副，有無量壽金佛一龕，三鑲玉如意一柄，玉陳設二件和尺頭四件。陸榮廷走後來了一封信請世續“代奏叩謝天恩”。從那時起，“南陸北張”就成了上自師傅下至太監常提的話頭。張謙和就說過：“有了南陸北張兩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在轎子里，我根據太監給我買的那些各種石印畫報中就去設想張勳的模樣，到下轎的時候，他在我腦子里也沒成型。進養心殿不久，他就來了，我坐在寶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頭。

“臣张勳跪請皇上圣安……”

我按着陈师傅的教导，問了他徐、兗地方和他的军队情形。問的目的也不是真想得到什么答案，他說了些什么，我也沒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象貌多少有点失望，张勳穿一件紗袍褂，黑紅脸，两道浓眉，胖呼呼的，看他似乎太短的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沒有胡子，倒象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也注意到他的辮子，的确有一条。

后来他的話轉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判，他見我問了他許多的事，他果然对我恭維起来了。

他說：“皇上真是天璽聰明！”

我說：“我差得很远，我年青，知道的事也少。”

他說：“那么，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踐祚六岁登基呀！”

我說：“我哪敢比圣祖，那我可差的太多太多了。……”

这次召見并不比一般的时间长，他也不过坐了五、六分鐘就走了。我觉得他有点硬轉(音踐 Zhuǎi)文，显得比师傅們粗魯，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也就觉不到特別高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見了我，笑瞇瞇地說张勳夸我聪明謙遜，我听了这話，又得起意来了。至于张勳为什么要来請安，师傅們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內务府准备的賞賜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們为什么还賞賜了酒席等等，这些問題，我連想也沒有想到。

过了半个月，阴曆五月十三这天，又是在毓庆宮，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現，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口：

“张勳一早就来了……”

“他又請安来啦？”

“不是請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貼，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他看見我在发怔，又赶紧說：“請皇上务必答应张勳，这是为民請命，天予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說几句，好明白得多些，我該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用不着和张勳說多少話，答应他就是了。”陈师傅又提醒我：“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說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我又回到养心殿召見了张勳。这次张勳說的和他的吁請复辟折上說的差不多，只不过不象奏折說的那么斯文就是了。

“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詔办了共和。誰知办的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他念叨完了，我說：“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又夸我一頓，又把康熙皇帝六岁作皇帝的話搬出来。听他叨叨着，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給他优待还是怎么？”

“黎元洪奏請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是师傅們必是商議好了，现在我該着結束这次召見了，就說：“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

张勳下去以后，陸續地有成批的人来給我磕头，有的請安，有的謝恩，有的連請安帶謝恩。然后又有奏事处太监拿来了写好的一堆“上諭”。头一天一气就下了八道“上諭”：

一、即位詔；

二、黎元洪奏請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